

## 老友

## 一枝春

魏振强

这几天，一直阴雨。江南的雨，一会儿乒乒乓乓，一会儿滴滴答答。想起杜甫的《江南逢李龟年》。那是暮春，花儿凋零，世道离乱，故人再次相逢，物非人亦非。这般境况，这般情绪，如花落，如雨滴，不需说，无可说。

人世间不需说的太多，无可说的太多，但老友们还需说一说，值得说一说。说说那些老旧面孔，说说自身一副皮囊，是告慰往

日岁月，是安抚自己骚动、怅惘的心。

怅惘并非全是颓废、不安，它会让人在停顿的刹那，念及风尘中的美好人情。人情之美，堪比日月山川，堪比婴儿笑脸。赠我以人情之美者，老友也。人生得老友相伴、相随，足可慰平生。

江南的春正如青春芳华，一树明艳，满目生机。“老友记”是江南一枝春，聊赠身边或远方的人。

版式：伟东

## 老友，老友

阿占

老友，识得多久了？三十载抑或四十年，遑论之，皆大数字，吾等不老才怪。

老友，似古早的青铜镜，一次次照见的，是过去，来路，秘密，失败。若非老友，难以窥到我的这些。不是么？我早已铸好了铠甲与冑，披挂齐整，擦拭得铮亮，众人当我善战，唯老友知，我不过是婴儿肥和恋爱脑，不过是三脚猫与冒失鬼，聪明侧漏，口无遮拦。当年做选择题全凭瞎蒙，上数学课偷看小说，后来遇事耽于执念，行为较真，路数大抵自卑。老友再清楚不过，笑一笑，美其曰，愚顽罢了，天真罢了。

老友，从不散。非日日厮守才算不散，非时时热络才算不散。与老友，早已散在无尽的天涯，散在不同的行当，散在各自的柴米油盐里。可又怎样？散的不过是皮囊，是形式，是那些可以说与人听的虚妄，浮夸。当真紧要的，一直都在。

老友，从不辩。彼此服从，错了也顺着，让着，惯着。老友间的唯一真理乃相互捧场，无条件支持，雪里送炭，该借钱借钱，该贡献两肋就贡献两肋。我大宴宾客，老友来，只坐一隅，不抢风头。我落魄黯然，老友来，陪着蹲在马路牙子上。

老友，久别还是要重逢啊，一人煮茶，一人烫酒，一人烤鱼，一人烹羊，得任性，更得解恨，于是乎——煮茶者吹九孔竹箫，吹得弱音处口锋精细，高昂处铁马秋疏。烫酒者甩出草原长调，以拖腔以滑音，让风声、马嘶、狼嚎，呼呼地来又呼呼地去。还有，烤鱼者从屁股口袋里

捣出一把旧口琴，和着烹羊者吹起的口哨。我则跳起了舞，动作随出，迎面拆招儿，偏要跳给老友看，不看也得看。天亮前，总算安静下来，不费周章了，呆着就好，相对无言亦温存。

老友，记得那年同去海边看雪落，吾等刻意降低了重心，以获取视觉的最大横截面，结果，看到了银河星图。而礁岩上，雪落进了亿年的皱褶，似丹青手派遣的皴擦大法。有那么一些瞬间，“现在”这个维度消失了，踩在沙和雪的混生层，吾等缩为几个无限小的点，被太古的静气，太空的虚无，同时透穿。那是一场落在胶州湾南岸的雪，落在老城海岬的雪，落在天命之年的雪，落在新旧交关的雪，统领万物，也消弭千声。岸线向两侧

延伸，隐现于雪幕。更远的礁群，皆已白了头。用不了几日，所有的雪会化进海里，悄无声息，不留痕迹，仿佛从未有过一场降落——只有老友和我，证明了暂时的修改。

老友，记得那年同去山里看月圆，是农历冬月十五，抬头望，月容里分明嵌着亿万年的冷寒与风静。站在瘦树下，透过高处的枝桠，月就有了冰纹，似线非线，或虚或实。月光比想象的更亮，你说，嘿，照见了隐秘的鸟巢。我说，喏，照见了去夏蝉蜕留下的空壳。古人的“冬月胜水”，原不是形容温度，而是赌这月光有着大河质地——清澈，寒冽，深不见底，能将整个夜晚浸透。月的旁边，是硕大的木星。若干星宿都避远了，只剩它。也



阿占，作画，种字，采访，著书。多次举办个人画展。供职于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。现居青岛。

是古人说的，木星为“岁星”，十二年巡天一周，标记着时间的刻度。月亮与木星，偶然并序，在冬月十五的夜空里，完成了浑然的构图。吾等添置其中，一会看天，一会看山，一会看彼此。

老友，若有下辈子，我想做一条大鱼，隐于不可抵达的深处，最狠的渔把式才有资格谈论我。或者，做一只候鸟，随季节迁徙，预感极好，每次都能破解网鸟人的咒语。如果我做了植物，蕙葭、乌桕、马尾松，你一定要记住暗号，找到以后，画一幅速写，用眼神抚摸。当然，最好，你也做了这些，隔着远远的距离，在风口，在浪峰，各自站着，不说话。但你一定会知道，风和浪来过的时候，我的叶子，我的胸鳍，回旋着你的哨音。

.....

老友，老友。怎么一呼唤，我就委屈了，此刻，眼眶里忽地窝满了泪。

